

入地牵龙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闯新路	陈映实 (1)
入地牵“龙”	佟靖功 (19)
“老实践”	围场县文艺创作组 (32)
管天姑娘	刘殿钰 (41)
矿山迷	赵利群 (53)

闯 新 路

宽城县文化馆 陈映实

在塞北山区的暴河川上，有件新鲜事儿轰动了附近的十里八村儿—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，给河西大队的土专家陈志远拍电影来了！不用说，人们都知道，这一定是要介绍他“智勇双全闯三关，稻麦连作创高产”的先进事迹喽。一扯起这个来呀，河西大队的社员们，就象打开了闸门儿的暴河水一样，三天三宿也说不完。今天，咱就单说其中的一节儿：土专家陈志远“塞北田上闹革命，小麦闯过越冬关”。

那还是三年前的秋季。

这天深夜，滚圆的大月亮已升上头顶。河西大队的办公室里，烟气腾腾，语声嘈杂。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，土专家陈志远提出的试种冬麦的计划终于被通过了。刚散会，门“砰”地一声被推开，一张黑胡子脸抢先挤了出来，这人喘着粗气，头也不回，径直朝家里走去。脚踏在地上“咚咚”响，惊得稻田里的

水鸟，“扑楞楞”四处乱飞。

就在此刻，只见陈志远拨开众人，急匆匆地追上来，说：“保安大叔，咱们再细扯扯。”

那人气冲冲地扭过脸来，瓮声瓮气地喊道：“你就是说出天花来，我也不信！”

陈志远丝毫也不动气，诚恳地说：“大叔，你也摆摆理由嘛。”

“还用啥理由儿？事实在那摆着，经验在那放着，你都信不住嘛！”这话象石头蛋子一样扔过来，好噎人哪！

一边走，志远还在耐着性子说服他：“咱那八百亩水浇地，要是夏栽稻，秋种麦，一茬变两茬，一年就可以多收几十万斤粮食，咱应该抓……”

一个“抓”字儿还没落地，又惹起了保安大叔的火儿：“你就是一火心地抓题目，就不能等等看吗？只要什么地方把这条路趟出来，咱马上就跟也不晚嘛。”

接着这个尾音儿，身后有好开玩笑的人小声嘀咕起来：“抓题目碰上了等等看，这回有好戏瞧了！”

这是啥意思？原来这“抓题目”，本是党支部副书记、土专家陈志远的一句口头语。这个老贫农的后代，自从六二年打部队复员回来，就一心扑在科学种田上。七、八年光景，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炼就了这样

一种作风：他总是迎着风浪闯，喜欢抓题目，想点子，探索新事物，勇于闯新路。在干部会上或者向群众作调查的时候，常常说：“咱得抓个新题目了！”或者说，“这可是个好题目，有啃头儿！”在科学种田的道路上，志远抓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。他培育的“河西一号”谷种广传塞北，他搞的“杂交高粮试验田”扬名四方。谁不知道，“薄地创高产，山乡飞凤凰”的河西大队，短短几年所以能跨河过江，其中有这个土专家不少的心血呢？最近，县委发出了“为扭转南粮北调，支援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”的号召，志远的耳边，象吹响了冲锋号一样，于是，他把那个想了好久的蓝图在党支部扩大会上提了出来，试种冬麦，实现稻麦连作。计划一提出，立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会议开了大半宿，革委会副主任、有名的庄稼把式张保安却一声不吭，最后只憋出了一句话：“要叫我说，还是那句老话：等等看。”一句话末了，有几个人“嗤”地一声乐了。乐的啥？皆因这“等等看”也是张保安的一句口头禅。每逢碰到新事物拿不准主意的时候，张保安总是用“等等看”来表态。一来二去，人们便也摸出了一条规律，凡是张保安申明要等等看的事儿，十有八九是他起心眼儿不赞成，认为没把握的事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是用九条犍牛也拉不转他。

善于动脑筋的陈志远，当然不会用犍牛去拉他，而是用道理来开导他。“浇花要浇根，帮人要帮心”嘛。这时，他们边谈边走，来到一块齐胸深的谷子地前停下来。经过志远的再三启发，张保安终于敞开了肺腑话：“你抓啥题目不好？怎么偏偏抓种冬麦呢？你就不想想，咱这里地势高寒，冬季多风少雪，又是粘性土壤，小麦越冬期要五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是个闯不过的难关哪！”

闯不过的难关？志远那虎虎有神的眼睛闪了闪，并不急于分辩，且听他把究竟咋个难法都摆出来。张保安越说越激动，月光下，额头上的青筋暴起老高来：“在咱塞北山区想这种高招儿的人，你已经不是头一个了，到如今你听说哪个地方成功了？”要论历史经验，咱更亲身尝过苦头儿哇！五九年省里派来农业专家，在咱队都没搞成，临走时，人家用失败的教训换来一个结论——‘长城以北不宜种冬麦’。这经验和事实明明在那摆着，你咋偏偏还要冒险？”张保安说得口干舌燥，掏出烟荷包想要抽口烟，却不知刚才走的急，烟袋丢在屋里了。

志远把在桌子上拾起的烟袋交给他，一字儿一板儿地说：“大叔，咱们对啥事儿都要有个分析态度，不能盲从啊，俗话说，过河方知水深浅。种冬麦在咱们这儿到底行不行，得反复实践才能摸准。不是我揭

短儿，就拿眼前这片谷地说，不就是个证明吗？”

一提这码事儿，可触痛了保安的心帮子，只见他“呜呜”地猛抽了几口烟，弯下腰“吭吭”地咳嗽起来。原来，前两年，保安一口咬定谷子生来就是低产作物，撑死了说，亩产六百斤也就顶破天儿了。志远却偏偏要抓这个题目，给谷子摘掉低产帽子。他从山西省引进一个优种“长农一号”，经过几年培育，去年单产硬是达到了八百二十斤，一下子轰动了全县。那齐胸深的谷子长得真喜人啊，保安种了大半辈子庄稼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谷子，喜得每天早晚都要围着地边转几遭儿。一天，他家的大芦花鸡偏偏也来这里“观光”，瞅准了道边的一棵，跳起来就是一口。还没咽进肚里，早有保安的一颗石子儿打将过来，登时，那大芦花鸡便打起“扑楞”来。从此群众中流传起一句笑话：“爱煞好谷子，打死小鸡子，疼坏了张家大婶子。”

此时，志远见保安低下头去，就恳切地说：“夺高产的路子不能等别人趟出来再走，咱们要主动抓题目，闯新路。共产党员要做开路先锋啊！你想想，咱要是试种成功了，塞北山区有几百万亩土地，一年能给国家增产多少粮食！再看这周围，几年来经过三战暴河，钻山引水，开出了二百多亩稻田，治好了六百多亩坡地，哪一步不是闯出来的？如今，咱有了八百

亩水浇地，就应该在两茬作物上抓题目，想方设法突破千斤大关哪！”

两个人又扯了好半会才分开。保安的脚步再不是“咚咚”响，而是迈开了八字步，心里的疑团还没解开哩：“你本事再大还能把气候改了哇？”

志远一路上也在想，“不怕你不通，功到自然成。”保安大叔就是缺闯劲儿，常常被老经验捆住手脚。赶明儿跟老支书说说，把他也吸收到试种冬麦领导小组里来，一块学习，共同实践。志远回到家里，脑袋刚挨枕头，思想中又跳出来一个问号：“长城以北不宜种冬麦”这个结论，究竟是咋得出来的呢？过去虽然也听说过，但知梢儿不知根儿。“对，盐是咋咸的，醋是咋酸的，非发动群众闹明白不可。”他这么想着，才慢慢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稻池里找看水员占河大爷。占河大爷六十多岁年纪，是全村有名的刚强性子，眼光亮，有心数，说起话来“竹筒倒豆子——一千二净”。这时，他见志远走过来，就笑滋滋地问：“是不是又上我这儿抓题目来了？”他就愿意听土专家“抓题目”这句话，这是句有出息、有造就的话呀！

志远讲出了题目，性格直爽的占河大爷就一五一十地跟他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：“那一年你是没在家，要说起这码事儿来，可真叫人气破肚皮！”

原来，早在文化大革命前，河西大队刚刚有了三十多亩水浇地，省里有两个正在著书立说的技术“权威”，在一个当权派的带领下，跑到这里搞起所谓冬小麦试验来。他们一不学习唯物辩证法，二不请教群众，只靠那一摞厚厚的洋本本，不问青红皂白，“七唠卡嚓”种了三十亩小麦。看那样，真象是胸有成竹一般。那时候，地里的大棒子还甩着红缨、高粮还没晒透米儿，他们为了早腾茬，一声令下都给砍掉。严重地影响了当年的收成，气得大家鼓鼓的。当时，张保安是大队长，对于“专家”的这种搞法，也是满肚子意见，哪知道，提过两回都不顶用，还要他“打消顾虑，相信科学”。这种硬掐脖的办法当然搞不好事情，何况，小麦越冬期间，他们根本就没在这里观察呢？结果，第二年开春，麦苗大部分被冻死了。专家一看也没咒儿念了，临走时，还一本正经地丢下个结论：“长城以北不宜种冬麦”。张保安呢？经过这个挫折，也暗暗长了个心眼儿：往后在领导生产上可千万要小心，凡是冒风险探路子的事儿，要“等等看”，认准了再干，不然，个人担责任、落埋怨不说，生产上还得受损失……

陈志远这么一调查，心明了，眼亮了，迷雾揭开了：说“长城以北不宜种冬麦”纯粹是瞎子摸象！

占河大爷气愤地说：“他们和群众心隔心，两股

劲，咋会不失败啊！”

志远决心把当时的情况闹清楚，就问道：“那三十亩小麦就没有一棵返青的吗？”

“有是有哇，就是太少了。”

志远一听，心想，哪怕有一棵能返青，就证明不是根本过不了冬，还是没摸准它的脾气。有一就不愁百，不愁成千上万。于是，他拽着占河大爷的手，“当时在什么地方有返青的麦苗，你指给我看看。”

就这样，志远越扯兴致越浓。按葫芦扣籽儿，问了个底儿朝上。啥时候播种哇，种多深啊，啥时候浇的过冬水啊……都详详细细记在小本上。

再说，群众性的总结活动也搞了，科技小组也普遍调查了，有关五九年专家种植冬麦的技术措施，还是其说不一，对不上口儿。

“情况不明，咋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？”志远又犯起寻思来。在一次会上，他说道：“夏天去省里开会时，有个刚从农村锻炼回去的技师，说他曾经来咱们队搞过冬小麦试验。当时没来得及细扯，我打算去省农科所找找他。”嘿，谁也想不到，志远竟会提出这么个想法！张保安眯巴着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急问道：“你说啥？”

志远又重复地说了一遍，张保安喊起来：“你这葫芦里又是装的啥药哇？人家都说你想的奇，一点也

不假，简直太出奇了！我问你，跑那么老远，去找他干什么？前几天你不还批判人家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科技路线吗？”

保安这么一说，其它人也都犯了掂算。

未等志远开口，老支书说话了：“专家们的试验失败了，打根儿上说，是路线错了，但是，经过文化大革命，科技人员的路线觉悟提高了，也要总结历史的经验，他们会从失败中得出有益教训的。依我看，值得去，应该去！”

经老支书这么一讲，人们豁然开朗，而张保安可是费开了脑筋——为啥我总是跟志远想不到一根弦儿上呢？

一晃儿，节令快交“白露”了。志远自从到了省城，跟专家详细了解了五九年那场试验的全部经过，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，信心就更足了。回来后，就一头扎进实验的准备工作里。这几天，科技小组的人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子。一连串的活计紧绷紧，连个喘气的工夫也没有。在选定的十亩试验田地块儿上，紧收割，紧腾茬，紧做畦，紧散粪，翻两遍，耙三遍，明坷垃暗坷垃打个净净光，耕作的那个细劲儿就甭提了。真正是地平如镜，土暄如绵哪！

可是，偏偏在开犁下种这个节骨眼儿上，“抓题

目”和“等等看”又撞车了。咋呀？事到如今，张保安还不通哪？不，经过这一程子帮助，特别是亲眼看到陈志远那一步一个脚印儿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，保安心想，这个题目也许又抓对了？于是，他由“等等看”变成了“试试看”，开始参加领导试种冬麦活动。那么，既然试试看了，为啥又和土专家闹矛盾呢？前边咱说过，张保安是种地的老把式了，在怎么试验上，有他自己的一套章程。就在这个章程上，又和志远碰了车。拿播种时间说罢，志远买来的书上说：华北南部是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”；华北中部是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。那么，塞北山区什么节气正当时呢？书本上就是没这条儿。张保安心里这么一琢磨，一推算，播种时间比关内当然更要早一些才对，就主张“白露”就下种。保安这么想，自有他的道理，早播种，早出苗，赶到大地封冻前，麦苗窜起老高来，身板儿壮了，抗寒能力自然就强。再拿播种深度说，他主张要浅，控制在一寸到一寸二上。因为这些年他也没少到外地参观，凡是麦区的庄稼人就没有一个主张深播的，皆因小麦芽鞘短，种深了出不来，咋能保全苗哇！保安大叔的这套章程，到了志远那里却偏偏打了问号：适期早播是对，可究竟早到什么时间才切合实际？播种深度又应该多少才符合过冬要求？这时候，他想起了毛

主席的教导：“有比较才能鉴别。有鉴别，有斗争，才能发展。”对呀，只有用这把金钥匙，才能解开小麦安全越冬的谜。于是，他把早已想好的包括不同播种时间，不同播种深度，共有二十几个试验项目的计划，拿出来交给科技小组讨论。保安一听就摇了摇头：“咱虽说是搞试验也得有个准稿子，那叫十亩地呀，闹坏了，你负得起责任？”志远又给他说了一通对比观察的道理，张保安硬是听不进去，最后竟闹到这个程度：“给我拨出二亩地，我拿主意试验，是高是低咱明年开春见！”就这样，两个人又撞了车。

志远是为了探索真理，哪能跟保安斗气呢？就向老支书说明了眼前的难处，谁知，老支书听了，把那小烟锅儿伸进牛皮口袋里挖呀，挖呀，最后竟说：“这么办也好。一根绳儿分不出长短，单匹马看不出快慢。要找出是非曲直，也得经过一番对比才能看清啊！”

志远完全领会老支书的意思。于是，小麦试验田上的一场对手赛开始了。消息一传开，震动了全村，那可真热闹哇！

开犁这一天，好多人都跑来看新鲜。实验小组的人，个个神采焕发，情绪激昂。瞧吧，一边是陈志远的八亩，一边是张保安的两亩，两个人都施展出全身的武艺，一个是几十年的老把式，一个是科学种田的能手。一个凭老经验，一个靠实践。保安那边是浅复

土，这边是深复土；那边是小畦大垄，这边是大畦小垄；那边播种量三十斤，这边播种量二十五斤……人们看得绕花了眼，议论纷纷。

有的说：“姜还是老的辣，功夫深！”

有的说：“还是志远豁牙子啃萝卜——有道道！”

试验田上的对手赛就这么热热闹闹展开了。

起初，张保安还真怕在志远手下输一招儿，就暗暗用了心劲，俩眼一直紧紧盯住培育越冬前的壮秧上。在麦苗扩权时节，他见秋旱地干，心里一琢磨，就浇了茬“分蘖水”。这一手儿被志远看在眼里，上赶着找到头上请教了一番。保安却端起身架来，慢言慢语地说：“这可不一定科学，究竟好不好，你还是等等看吧！”志远连声说着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这茬水浇的是时候。”也就照样在那八亩田上浇了茬“分蘖水”。见此情景，保安嘴上不说，心里却甜丝丝、美滋滋的。

对于志远在试验田里的活动，张保安也多次留意过，但是看来看去，也不见有什么巧招子，无非是花些“苦功夫”，用些“笨办法”。十好几个品种，都要对播期、播深、播量、施肥、浇水等作不同的处理，交叉种几区，真够劳神的。一天晚上，天快擦黑儿了，保安从大队办公室回来，忽地想到，要去志远的八亩田里，看看深播的麦苗出的咋样。刚拐过小弯儿，却见自己那两亩田里，这一块儿，那一块儿，插着不少

秫秸棍儿。这是咋回事？紧走几步，却见志远一动不动地正蹲在那里在干什么。他立时生了个心眼儿，“唔，他在暗暗学我哩。”便悄悄地来到志远跟前，不看还罢了，一看不禁好笑：原来他是趴在地上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在一棵一棵地数麦苗哩，数到四千九百九十九了，还没数到头儿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要比比哪的麦苗多吗？”保安看着看着，再也憋不住了。

志远摇摇头，又伸伸下颏儿，暗示他正在数麦苗，不能打断。

保安又疑疑思思地等了好一阵子，志远才立起身来，捶捶那酸麻的双腿，把最后一个数儿记在小本上，然后告诉他：“搞几个定点观察，计算一下出苗率，明年返青效果怎么样，好由果求因，找出科学根据。”

保安听罢，才发觉自己原来想错了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，干咳了几声，说道：“你可真下辛苦！”没再站脚儿，就走开了。志远在他身后喊道：“保安大叔，晚上在家等我，咱把这段情况总结一下。”

就是这样，志远紧紧掌握住“有比较才能鉴别”这把金钥匙，硬是在对比观察上下了苦功夫。他给自己规定了约法三章：“多观察，多比较，多分析。”不管风天雪天，早早晚晚，咋忙咋累，都要挤时间，抓工夫，坚持田间观察。

照理说，土专家下了这样的苦功，八亩地麦苗总比那两亩地的成色要好吧？不，过了一个月，“姜还是老的辣”这种议论又盛行起来。为啥？地里的苗景儿在那摆着哪！看八亩地这边，象是几层楼那样，七高八低，肥肥瘦瘦，一片儿一个样；再看两亩地那边，麦苗绿汪汪，齐刷刷，长相格外水灵，格外旺实，对比之下，高出一截。有些社员不禁担心地议论起来：

“志远是咋搞的，咋落在保安后边啦？”

“真叫人揪心，照眼前看，这个题目志远可是没抓好啦！”

其实，实验小组的人和占河大爷心里可有个底数，他们想：照眼前看行吗？往后瞧着吧！

却说，不管别人咋议论，陈志远还是象上紧的发条那样，总是一个劲儿。在麦苗进入越冬期的关口儿上，田间观察就抓得更紧了。

当最后一亩地刚刚浇过“冻水”，偏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。这雪足足有一尺多厚，雪还没停，又刮起了白毛旋风。风搅着雪，雪夹着风，扯天盖地，嗷嗷直叫，刮得老槐树卡巴卡巴直响，打在人脸上海抓似的疼。张保安望着那漫山遍野的大雪，又是急又是怨。他知道，这两天志远正在作小麦越冬前的田间考察，特别是第三试验期的冻水刚浇过，按计划该作田间观

察了。可志远去公社开会还没回来，实验小组的其它成员都正在开民兵大会。张保安提溜着心，便拿起铁锹和扫帚，带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麦田走去。哪曾想，快走近麦田时，却见一个人正扒在垄沟里用力扒雪呢。定睛一看，“啊，志远！”三步两步奔过去，只见陈志远浑身上下又是雪又是泥，滚成了一个，眉毛和鬓角上满是霜花，两手冻得紫萝卜似的，正在用石片儿掘开麦苗根部的土层，在那里观察呢。

见此情景，保安心里不由得一阵火辣辣的热，眼睛立时浸出两颗泪花：“你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啊，是保安大叔哇，”志远这才发现了他，“快看看，这回找到证据了。”志远说着，还是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，用心地观察着土层结冻的情况。

原来，在公社开罢会正是吃晚饭时分，志远一心惦着小麦试验田，三下五除二把碗热粥灌进肚里，就急急忙忙、顶风冒雪，跑了十多里山路赶了回来。

保安也伏下身去，仔细一看，心里“格丁”下子，才浇过两天的过冬水都还汪在表土层里渗不下去，冻成了冰疙瘩，有的地方把根须都给拔断了。他瞟了志远一眼，埋怨地说：“你看怎么样，我说浇晚了不行嘛。”

志远说：“搞试验总得要花点代价嘛，这三期冻水一对比，总算摸出了门路。看起来，夜冻日消那几天，